



午贊帝巾

鄭而勤 著

『來回莫留痕，
松濤喚浮雲，
去過了無數村、莊、鎮，
外地名勝不吸引哪呀，
山轉山，
林越林，
始終只有情誼繫赤心，
快返我廬舍會良朋。』

年贊帝巾

『來回莫留痕，

松濤喚浮雲，

去過了無數村、莊、鎮，

外地名勝不吸引哪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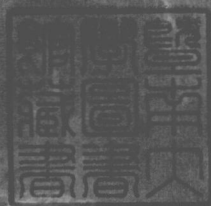
山轉山，

林越林，

始終只有情誼繫赤心，

快返我廬舍會良朋。』

港台書



午贊帝市

作者：鄭而勤

出版：博學出版社

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 348-350 號恆發商業大廈 6 樓 B 室

出版直線：(852) 8114 3292 電話：(852) 8114 3294

傳真：(852) 3012 1586

網址：www.globalcpc.com 電郵：info@globalcpc.com

發行：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978-988-18581-6-0

出版日期：2010 年 6 月

定價：港幣 \$78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如有釘裝錯漏問題，請與出版社聯絡更換。

午贊帝巾

內文更正啓示

第 354 頁改爲 355 頁

第 355 頁改爲 354 頁

目錄

第一回	武林奇士記春秋·····	5
第二回	六畜觀天議計謀·····	13
第三回	牡丹細把燕鶯弄·····	20
第四回	斷玉山房人倚樓·····	36
第五回	倚樓人箭射雙雕·····	50
第六回	百尺畫船剪浪潮·····	60
第七回	楚男蜀女必須記·····	86
第八回	惟真豪傑自逍遙·····	131
第九回	迷離世事亂紛紛·····	169
第十回	既是鬼來也是神·····	207

牛贊帝巾

目錄

第十一回	得失存亡隨天意……………	222
第十二回	溷墮沙泥化作塵……………	270
第十三回	自古征人怨虞多……………	306
第十四回	悽煙苦雨鎖天河……………	316
第十五回	干戈未動先謀算……………	326
第十六回	劍鈍刀崩待洗磨……………	341

第一回 武林奇士記春秋

夢迴幻景尋真覺，筆尖磨紙聲索索，
字裡相逢邀故人，漫看波濤起與落。

很久很久以前，有群工匠，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和權益，就在愛恨交纏、火汗相併、血淚互濺之中，輾轉流傳了這歌謠：

『子贊銀，丑贊金，

……，卯贊千歲蓼，

辰贊公侯冕，……

午贊帝王巾！……』

甚麼意思，外人不得而知，因是他們的秘技口訣。好了，來罷，來吧，請隨我來，一起跨越時空，試試收拾那失落的迷糊片斷，更有那一絲一縷，尚待編織的夢……

話說於明代，江西南昌府，迎暉門外八里，幽蘭秀竹之間，依山傍水，有所精美院宅，佔地三百餘畝，叫斷玉山房，住了當地一百年望族，這家人姓李，向以詩禮傳家，武術著世，所以名重仕林，譽滿江湖。

弘治元年，山房主人李乙忽然發憤著書，說：『我要為歷代武林第一高手作傳，讓他們的故事流傳後世。他們的事蹟，會按年分代，依著遠近，列成次序，一個接一個的寫下來。』

我叫這些第一高手做武魁，武林魁首的意思。因此我的書叫武魁傳。因人物眾多，武魁傳會分成前代和本朝，共上下兩冊。』

有人問：『如果有段長日子，武林天下太平，各派高手又無興致比試，分不出誰是天下第一，怎辦？』

李乙答：『我就寫：某某年至某某年，不知武魁是誰。』

又有人問：『你的書，為何不叫武聖傳，武神傳或武仙傳？』

李乙答：『自古以來，只有關公與岳武穆，方配稱武聖。神仙二字亦不適用，武魁只重武術成就，不計較品行德性。歷代武魁，有忠義之士，也有奸惡之徒，若果一概以武神或武仙稱之，簡直褻瀆神明。』

舉例說，上古時射下九個太陽，卻行篡逆之事的后羿、漢末時，那個反覆無常，不忠不誠、不信不義，卻能力戰三英的呂布。論武藝，他們都是當代的第一高手，但能敬之為神、尊之為仙嗎？何況聖。』

有些武林名士說：『武林人寫武林事，李乙是上佳人選，江湖中人，肯用功唸書的有幾個，何況寫？像他那樣文武雙全的，少之又少。同時，李乙只有朋友，沒有敵人，他的仇家都死光了，可以安心寫書。不過，李乙為甚麼有這份心機？』

弘治二年六月，武魁傳上冊出版了，有人看過，便告李乙：『武魁傳，滿書都是淺白俚俗之

文，恐怕難登大雅之堂，徒招有識之士譏笑。」

李乙道：『大雅之堂？不知是甚麼地方。武魁傳是寫給江湖兒女看的，他們大多憎厭引經據典，咬文嚼字，因此，一定要寫得通俗淺白。』

武魁傳人物，李乙只記述事實，不私下批評，其人品德如何，任讀者自行判斷。下有一例，大家看後，可略知李乙的著作方式。

△慕容全正傳▽：

『慕容全正，字忠義，號清雅居士，別號英俊先生，外號大公處士。前朝天曆四年生於開封府，其父乃布商。

全正天性好武，怕讀書，幼時於家中隨護院學習拳棍。至正九年，方十二歲，上少林寺為俗家弟子，練武專心，頗得上師鍾愛，三年後，因數度擅入藏經閣被逐。

隨後，上武當山投清無先生門下，不及兩年，武當擯之出山，謂全正多次暗登賞劍樓，意圖不明，師長屢勸不改，不可留也。至正十七年，全正赴崑崙山，崑崙派不收。遂往峨嵋，亦拒之。

後得高人指點，遂跪泣山門哭曰：「吾年少好奇，不知禁忌，致招少林、武當之誤。吾悔矣，若納我，定誓死永守門規，他日學成，必以所學，造福武林，以報師門。」終得其門而入。

兩年後，全正與同門妻通姦，事洩逃亡。語知其事者曰：「天假我清雅俊偉，天生嫂子嫵媚豐美，天令師兄久出未歸，我與嫂子，天作之合也，何姦之有？罪吾者，不知天意，罪人也。」

旋入九煞幫，賴其勢以避峨嵋追逼。半年後升為壇主，掌管幫中庫務。越年返開封，幽囚父母而盡取家財，用以取悅幫主。

全正有弟，揭其事，全正誅之，語人曰：「我愛弟如手足，奈何為弟者不敬兄長，浼骨肉之情，該殺，死不足惜，可知吾心絞痛！」

一月後，其父母渴死於室，語知其事者曰：「我至孝之人也，奈何兩老日夕啼哭，極煩悶，無法，不得不絕其茶水。倘若兩老不哭，何至於此，其死與人無尤也。」

後復語人曰：「我父死母亡弟卒，肝腸寸斷，連月寢不成眠，食不甘味，天下最可憐人，其為我乎？」

至正二十年，全正殺幫主自立，語知其事者曰：「我欲為幫主，奈何匹夫阻吾進路，其不義在先，不義之人，死不足惜。」

次年，襲相鼠山莊，劫三維秘笈而練之，語人曰：「我本欲借閱秘笈，無奈莊主不知大體，拒我所求，逼我攻其山莊，我幫折損數十人，莊主罪大滔天。」

三月之後，全正自號忠義仁孝、正直純良、信悌慈恤、謙和禮節、清雅俊偉、神州聖俠。再過一月，復稱首家獨創，開宗啟派、文章蓋世、道德常盈、天下無敵，三維門神聖掌門大宗師。

至正二十二年二月，全正投元廷，得官為萬戶。當時，樞密院同知信陽郡王哈麻不花見其妻而慕之，全正立以妻另三妾同獻。不足十日，擢為陝西參政。三月後，其妻妾返，妻及一妾有孕，全正拜哈麻不花，謂謝王爺恩眷賜子，旋升為元帥。

全正語人曰：「我官運亨通，難免招人妒忌，若有譏吾者，無嬌妻美妾可獻也。妒吾者，無恥之徒也。」

同年十月，叛元廷，率眾投陳友諒，上書曰：「全正乃大漢兒女，頂天立地，風骨錚錚，向懷

驅逐韃虜之志，委屈求全，以待今日……」

得官為太尉，翌年，友諒違天不祥，敗亡於康郎山，全正重歸元廷，上表曰：「臣赤膽忠肝，天下皆知，為探叛逆虛實，不得不忍辱事之，以報朝廷……」得官為陝西假平章事。

至正二十四年，十大派百餘高手圍擊全正於潼關，俱為其所敗。時人謂全正已修成三維神功弟四重功夫，至無維境界矣。之後，全正殺刺客數百。

洪武元年，太祖高皇帝奉天啟運，登位南京。全正亟請歸順，朝廷拒之，上親諭示：「此寇非我朝之人也。」

洪武二年，北上諸路大軍，奉詔善待來降蒙古兵將，惟遇慕容全正部眾，咸劉無赦。

同年，全正欲隨殘虜奔赴漠南，蒙古大將擴廓曰：「慕容全正容或武功蓋世，但論才智，即不入流，此奴無用。」故逐之。

全正無處可依，只得棄部眾，領親屬，攜貲財，逃奔皋蘭。其妾梁氏下毒酒中，含之灌全正，兩人俱亡。後，朝廷頒下恩旨，諡梁氏為勇烈女史。

洪武三年，上詔金吾、羽林、錦衣諸衛，悉力緝捕全正徒眾，惟其徒子徒孫星散天下，漏網者若過江之鯽。

慕容全正以一人敗十大派，當時天下無人能獨力與之抗，宜乎為武魁。」

武魁傳上冊發行後，竟一紙風行，不止武林人士喜愛，就是尋常人家，也爭相購買，大大出乎眾人意料之外。

更有甚者，此書竟然得到左春坊大學士吳飾的讚譽：

『武魁傳也者，滿紙俚俗之文，正合江湖市井之輩。應如是者，若用古雅之辭，褒貶之字，江湖人物知之者，稀矣。俚文亦可載道也，知否閱者皆心領神會，貫通其義乎？乃武林春秋也。』

之後，有人警告吳飾：『你闖禍了，武魁傳，屬三教九流之作，君子所不齒，閣老王大人，日前曾略翻此書，看幾看，即愠然擲開，不要再胡說八道了。』

豈料不久，吳飾竟連升四級，升為左副都御史，提督蜀東軍務。登時朝士驚愕，百姓嘩然，令武魁傳熱上加熱。武魁傳下冊，各方翹首等待，過了一歲，再等一載，兩年了，仍無著落。

有人催問，李乙答：『下冊選述人物十二位，十一人的傳都寫好了，可是尚差一個，待寫了這人的故事，便可剋日面世。』

不久，有人告訴李乙：『武當掌門棄智真人，無緣無故的失了蹤影。今年正月初十，他在黃鶴樓與人下棋，只玩了一局，就掉低一眾好友，施施然的下樓，僱了輛驢車，獨自去了。從那天起，再沒有人說見過他。』

三月十六，武當山上香煙繞爇，鐘鼓交鳴，正是前任掌門回嬰真人羽化登仙之日。每年此日，棄智真人都會在山上主禮，參拜先師。今年今日，應到的都來了，就是少了他，武當掌門真的失蹤了。

接著，各地武當門人，尋遍了三山五嶽，五湖四海，都不見掌門下落，有人問：『試過搜查紫禁城嗎？』有，因為各衛禁軍，武當弟子十佔其一。

武當這樣的大門派，怎可群龍無首，於是，眾長老推舉了絕聖道人暫掌門務，絕聖是棄智的師弟。

丐幫幫主畢庸作知道這消息，便說：『當然是絕聖道長，不選他，又選誰去？排輩份，他只矮棄智一些。論修為，他數十年如一日的潛心學道，清靜無為。說人望，武當上下都敬佩他，他沒收徒弟，他說師兄弟的徒弟，也就是他的徒弟。這人言行一致，誰不服他？』

少林的懷恩方丈也知道了，說：『聽聞絕聖道長是個難得的大好人，可是他的才識武功，就沒人提及，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

絕聖接任後，過了幾天，便叫用谷道人、張興、尹奇等去見他，這三人都是棄智的入室大弟子。

三人來了，絕聖便說：『快半年了，我們怎可長此下去。如果師兄給人關起來，我們便去救他，如果他讓人謀害了，我們便要尋回他遺體，為他報仇。』

如果他不知為了甚麼，自己一個躲藏起來，我們也要找到他，問個清楚才是，現在武當，真是不成體統。』

用谷道人說：『師叔，這半年，甚麼法子都用過，甚麼地方都查過了，還是這個樣子，那裡找師父去？愁呀！』

絕聖說：『不要說愁，愁就不用找嗎，我想，自家尋找之外，還得求別家幫忙。少林僧俗弟子，比我們的多，如果他們肯幫忙，那便好了，我打算親自走訪少林寺一趟，請他們幫手。用谷聽著，你是將來的掌門，我走了後，你要留守山上，打點一切，有甚麼事，只按門規舊例去做便是。』

用谷點頭，絕聖續道：『張興再去成都，查清楚赤龍幫的劉南震，一路小心，這人恨師兄入

骨，嫌疑最大。尹奇去杭州查抱鋒園的沐栗，這人自號戀劍公子，愛劍愛得瘋了，對師兄的配劍，垂涎已久，可能因劍起盜心，你們查漏了他。

你們記著，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如果我也出了事，只因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三人聽罷便跪下，絕聖說：『起來吧，大家回房收拾，後天起行。』後天清早，他們便下山，張興向西，尹奇朝東，絕聖道人往北去了。

絕聖一行，快馬加鞭，只消五日，便到了嵩山腳下的登封，抵埗之時，已近黃昏，於是投店，好待明天一早，拜訪少林。次日清晨，絕聖住房竟空空如也，他亦失蹤了。消息傳回武當，他們只得悽悽惶惶的由用谷道人暫代掌門。

（本回完）

第二回 六畜觀天議計謀

雲海滄茫，一彎新月初升，孤狼哀嗥，倦鳥悲鳴，天池以南，玉門以西，伊利水以東，鐵門關以北，有個水土肥沃，方圓幾十里，不大不小的山谷，當中，有處地勢較高的地方，矗立了座樓堡。

堡前不遠，路旁兩邊，各生了堆大篝火，柴枝燒得啪啪作響，火光熊熊，雖然暮色昏暗，仍可清楚看到堡門已閉，走近些，還可看到有副門聯：

天日昭昭 練就神功驚西域

山川莽莽 承傳絕學震東方

左下方有一行小字：永樂八年天山南路宣慰使孔無苟題。這門聯不大工整，須修正。

稍向上望，是塊粗石門匾，原來此地，名叫觀天堡。再望高些，樓上豎了一面大幡，迎著涼風，吹得颯颯作響，掩映間，隱約見得，繡了「天山派」三個紅色大字。對，這裡就是天山派總堂所在。

越過堡牆，穿過幾間院落，但見燈火通明，人聲喧鬧，婢僕忙得不可開交，事因今夜，掌門孔龍召集徒眾，一起大吃大喝，兼商議大事。

幾番佈菜碰杯後，孔龍乾咳兩聲，整個廳子立時靜了下來，只聽得他說：『天下各門各派，無一千，也有八百，但是天下名劍，就只得五把，而武當就獨佔了三柄，是不是很不公道？』

一眾揚聲：『不公平，不公平！』有人呼喊：『沒天理！』亦有人高叫：『如是這樣，世間還有公理嗎？』

有人大嚷：『簡直混他娘的賬！我們天山派竟然一把也沒有，掌門，掌門，你要為我們討回公道呀！』

孔龍笑道：『本派是聖人之後，不可說粗言穢語。』

再有人朗誦似的：

『世間神兵寶器，唯有德者居之，我派掌門，人稱天山第一快劍，六位護法，孔虎、孔豹、孔鯨、孔鯢、孔雕、孔雀，綽號天山六俊，位位都名震天下，不論說出那一位的名堂，足夠壓死幾匹駱駝，天山派不擁名劍，何止對不起本門，更對不起自己。』

眾人連聲附和，孔鯢說：

『武當今年倒楣，不知為甚麼，不知得罪了誰，一口氣不見了兩個掌門人，我們何不趁機搶：不：趁機取了他們的寶劍？就算不能全取三柄，取一柄回來做鎮山之寶也是好的。』

孔豹剛從嘉裕關趕返，梳洗後匆匆來到，一邊走向自己位子，一邊望著孔鯢道：『老五，說就天下無敵，幹就無能為力。就算武當無人，在外頭，也有很多厲害角色維護他們，第一個，李乙。』

孔雀怪叫一聲：『李乙？犯官之後而已，他們本封洪都郡侯，他祖父獲罪後，侯府抄沒了，只剩得斷玉山房和一個甚麼：甚麼觀：觀甚麼使的小官。當下，雖然田地錢銀仍有不少，但已無權無勢，只得閒在家裡寫書，有甚麼能耐保得住武當？』

孔鯨說：『聽說，他們以前城裡的侯府，只是用來辦公，斷玉山房才是居住的地方。再聽說，他們家傳一套飛針技藝，有斷玉寒針、破石穿金的說法，搞得江湖上，人人談針色變。我看，只因他們沒見識過我們老六的崩雲穿空箭。』

孔虎不耐煩：『你們歇一會吧，老三剛跑了一轉關內回來，讓他說下去。』

孔豹說：『李乙真的很麻煩，但是誰怕他的權勢，誰怕他的武功？我才不怕，我們這裡有那個怕他？怕的是，這個人懂得寫，又肯寫，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

如果我們和他有過節，而又有岔子被他捉著，他一定會加鹽加醋的寫出來，然後刊印，再僱人在各地，一張張的通街派送，那麼，我們天山派的面子，豈不盡喪？』

孔龍道：『老三說得對，你們記得嗎，幾年前，崆峒和點蒼兩派，都不是栽在寫書人的手裡嗎？寫好之後就印，印了之後就派送，正是他們的技術。』

孔雕忽然失笑起來：『他們寫崆峒派的東西，我看過，原文已經忘掉了，但那些順口溜，倒還記得一些，有首好像是：

崆峒確空洞，功夫全無用，
女子代代苦，男兒世世窮，
餓時吃野菜，睏時睡山窿，
在家似隻狗，出外像條蟲，
想揚名立萬？別發白日夢！
又一首寫點蒼派的，記得是：

亂點蒼生話點蒼，顛三倒四壞綱常，
銀光閃閃真威猛，揭破原來是獵槍，
女的淫賤男猥瑣，頭長癩時腳生瘡，
投身此門真失運，朝不保夕定遭殃，
奉勸世人多謹慎，若遇此派要提防！

還有很多很多，要多少有多少，但是一下子，都想不起來了。」

孔雕一路唸，眾人一路笑，孔龍道：『甚麼世道？無論他們怎樣胡亂的寫，都有人信，奇怪不奇怪？名聲讓他們寫壞了，那些門派以後還會有人慕名而來嗎？』

沒有新弟子加入，那些門派豈不是等著關門？你們要多加留神了，別讓他們捉著把柄，老三，還有沒有另外的人物？』

孔豹苦笑：『多著呢，第二個，霹靂太保朱孟。』

孔雕哎呀一聲：『我們怎會忘了這人，這下可棘手了。』

孔虎道：『哼，有甚麼棘手。幾年前，我路經武威，見到一處地方塵土飛揚，吵吵嚷嚷的，原來是一群人在蓋房子。我見那些磚頭瓦塊都是上乘貨，還有很多罕有的木材，所以我人問問，原來是替寧西郡公建造府邸。』

寧西郡公就是朱孟，朱孟又是武當派的人，是棄智老道的師弟，據說這廝擅耍太極劍，對不對？看你怕成這個樣子！太極劍法著實有點名堂，難道我們天山劍法就浪得虛名嗎？』

說完，提碗喝一口酒，續說：『據說這廝很早便死了父母，本來就是個孤兒，沒名沒姓。不